

【域外走笔】

恶之花：赌城拉斯韦加斯印象

□吕家乡

70年前,这里人口仅有5200人,如今已有200万常住人口。现在每年吸引国内外游客大约5000万人次,为美国创造百亿美元的收入。



到了美国赌城拉斯韦加斯,我知道什么是恶之花。女儿揶揄我和老伴到这里“开开眼界”,她特地请了几天假带路。果然不虚此行。

虽然才是5月,这里已经是炎夏天气。中午走在大街上,热浪蒸人。马路上的小轿车络绎不绝,马路侧的行人更是摩肩接踵,就像庙会一样拥挤。体形胖的,瘦的;肤色黑的,白的,灰的,褐的;容貌俊的,丑的;衣冠楚楚的,奇装异服的,赤身露体的——应有尽有,全都怡然自得。

拉斯韦加斯是沙漠中的一座小城,城市周围尽是干旱荒凉的沙漠。可是,城里处处绿油油,水汪汪的。宾馆内外,街头巷尾,满眼绿树葱茏,繁花艳丽,泉水喷涌,流水潺潺。街头饭店外也在不停地喷射着水雾。马路旁的每一棵绿树根部都有一根细细的水管在喷水浇灌。谁都会觉得这里的水源十分充足,其实这里每年降雨量只有十几厘米,所有的瀑布、喷泉、池塘,都是自来水造成的。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的呢?来自50公里外的胡佛大坝。那天我们参观胡佛大坝时,从峡谷壁上的痕迹清晰地看到,从大坝建成的1935年至今,水位已经下降了十几米。我问导游:“将来是不是会干枯?干枯了怎么办呢?”导游只是无奈地耸耸肩膀。

据说全世界十大旅馆排行榜中,这里就占了九个。每一个旅馆同时就是一个大赌场。各有自己的建筑风格,各有自己招徕顾客的绝活。我们入住的是“巴力丝”赌场旅馆,从侧面远远看去,高高的楼体呈弧形,就像被风鼓起的船帆。楼上有高空走廊可以行驶汽车,通到其他兄弟赌场(同属一个公司)。这里拿手的节目是名为“朱比利”的文艺演出,最有特色的是“无上装舞”(不同于脱衣舞)。女儿陪我们看了一场,广阔、豪华的舞台上,既有激光布景,又有实物布景。除了舞台上的演员外,还有一些演员高踞在两侧的包厢内,有的演

员自高空徐徐降落。男女演员阵容庞大,各有近百人,多为白人,也有少数黑人,无不英俊标致。他们上身均不着衣,女演员连乳罩也不戴,下身只着三角巾,但头饰华贵,或为高冠,或为羽毛;还有非常华贵的披肩,或为野兽的皮毛,或为镶着珠宝的中带。舞蹈动作优美婀娜,歌唱的音色很动听,表演细腻,全心投入,表情随着节目的内容而变化。我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,整场演出毫无色情、淫荡、挑逗意味。演出的几个主要节目都有情节因素,背景有的置于蛮荒的远古,有的置于神秘的东方,使剧情笼罩着庄严肃穆气氛。百闻不如一见,赤身露体的表演果然可以成为真正的艺术。不过我反过来又想:艺术表演为什么要赤身露体呢?是不是有刺激感官的考虑呢?散场后,我问女儿:“一个赌场竟有这么一个大规模、高水平的艺术团,真是不可思议。要多少开支呢?”女儿没有回答,却说:“恺撒官殿赌场为了聘请一个唱歌的明星签约演出一年,就花费9500万美元专门建造了一个剧场呢!”

“恺撒官殿”赌场从外部看有三座官殿,实际内部相通。场地上,池塘里,墙壁上,走廊两侧,到处是精美的大小小的希腊、罗马时代的雕塑作品,有普通的男女人体,也有神话传说中的形象;有群像,也有个体。我记得有些曾在画册上见过。虽是仿制品,仍然令我赞叹。进入官殿大门,有一个小公园,高大的棕榈等热带植物密集成葱绿的小树林。小林旁有一个假山,瀑布从山顶垂挂下来,在山下积成池塘,池塘里有几个喷泉,喷吐着优美的水花。假山腰有一个高高的平台,铁栅栏里卧着一只罕见的白虎,正在悠闲地舔舐着自己的前足。这里的赌博设备比巴力丝旅馆更豪华、更多样化。除了各种赌博机以外,还有一片地方像个会议厅,一个个座位前各有一台小电脑,正前方的几方屏幕上同时分别映着赛马、拳击和

赛球的画面。噢,这是赌赛马等等的场所。

一天下午我们特地去看参观赌博。先看的是赌轮盘。有个穿着寒碜的黑人小伙子买了100元筹码,三把就输光了,又买了50元,一把就输光了。我为他暗暗叹息,他倒显得满不在乎地走开了。接着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坐下,要买20元筹码。这里的法律规定21岁以下不准赌博,发牌员看她年龄小,就请她拿出证件,到办公室检验后,才准许她下注。她只玩了两把,就把20元输光了,也是若无其事地离去。这大概是赌博文化所需要的一种风度吧?

我们又到一个赌桌旁驻足观看,这里在赌“21点”,提示牌上说明每次下注最低100元,最高5000元。一个60多岁的白人坐着观看。他头戴黄布遮阳帽,两只手上各戴一个很大的钻戒,叼着雪茄,神色悠闲。男发牌员不断和他攀谈,看来是个常客。这老人看了几把,准备下注了。这时发牌员换成一个女士,提示牌改为“每次下注最低500元”。老人兑换了10000元的筹码,第一次下注2000元,赢了;第二次下注4000元,输了。或输或赢,全然不动声色。我们到街上逛了一个多小时,回来有意去看他,果然还在赌。据说这还算不上“高级赌客”,高级赌客可以享受半封闭的专门赌室(法律规定赌室不准闭门),食宿免费。

每个赌桌的发牌员都是日夜轮流值班的。我大体估算一下,这个赌场的发牌员就有上千人呢。我问女儿:“这赌场每天的开支不下几十万美元吧?”女儿说:“几十万元够干什么?每天不说要开支几百万呢!”是啊,每个发牌员后面还站着另一个监督的职员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监控器在扫描录像。此外还有高级管理人员、警卫保安人员,各种勤杂人员、演艺人员,单是这些人的工资每天就要多少钱呀?还有房租、水费、电费,还有一台台赌博机的折旧费……说到水,你

不能不想到那似乎源源不绝的喷泉、瀑布,那可都是来自遥远的水坝呀,大概会贵如油吧?巨大的开支赚取了更巨大的收入,赌场是内华达州的最大雇主,安排就业岗位主要靠这些赌场呢。我看了一个材料,70年前,这里人口仅有5200人,如今已有200万常住人口。现在每年吸引国内外游客大约5000万人次,为美国创造百亿美元的收入。

我们在拉斯韦加斯住了五天(其中一天乘大巴赴大峡谷游览)。坦白交代:女儿也曾带我们赌了两次,都是在赌博机上赌的。第一次是赌“JACK OR BETTER”扑克牌,买筹码8元,每次下注5分。只要按一下按钮,赌博机就发出5张牌,选留淘汰后赌博机可以再补足5张,按照牌阵决定输赢。我们曾经拿到过对子,全家福,四同,顺子,这些都可以赢钱,最多的一次赢了25倍,相当激动。赌了一个多小时,结账赢了7角钱,尝到了甜头,美滋滋地离席。第二天又去赌,还是同样方式,却很不顺利,一会儿就输掉10元。老伴说这个赌机不好,终于找到昨天赢钱的那个机子,买了8元筹码,一会儿又输掉了。从此盆盆洗手,再也不赌了,总算有了美国式现代化赌博的体验。旁边机上的赌客,姓名的始终沉默不语,有的不断发出欢呼,但是在离座时几乎没有一个赢钱的。想想也是,如果你毫无乐趣,怎么吸引你来赌呢?哪里让你轻易赢钱,赌场利润从哪里来呢?

还要补充的是,有一天女儿带我们上街,有人递给我一本广告。女儿说:这人散发广告只给男人,不给女人,大概不是什么正经广告。粗略一看,果然全是“应征女郎”的照片、姓名、电话号码,有的还特地注明是女大学生。在这里,娼妓和赌博一样也是合法的,那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和流光溢彩的街头景观里,也有她们的“贡献”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有“唐人街”,这话不假。不过,加拿大卡尔加里的“唐人街”不叫“唐人街”,也不叫“中国城”,它的正式名称是“华埠”。它就在Downtown北边,乘坐Ctrain从第1大街或中心大街下车,向北走五六分钟,走过高高的密集的楼群,看到一片具有中式建筑风格的房子,所有电线杆子都刷着红漆,这就是当地的“华埠”。

“华埠”面积并不大,宽只有几个街区,也就是说,从南到北走过三条马路,从东到西走过四条马路,便将华埠走完了。这当然没法跟温哥华、多伦多比,那里的华人毕竟比卡尔加里多得多。据说温哥华大约有50万华人,多伦多也有20万,而卡尔加里不过三五千人。可想而知,这华埠比较“袖珍”。

不过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华埠中的各种商店、中心、设施也算比较完善。那里有个比较大的商场,上下两层,都是一个一个小店铺,除了卖

【以文为戈】

“唐人街”冷了

□刘武

各种商品、食物、礼品外,还有旅行社、移民留学、房屋中介、儿童教育、美容中心等等,甚至还有卖盗版碟的。不过,商场里的顾客少得出奇,不知道是我去的时间太早,还是平时就这样,反正是卖货的人比买的人多,楼上还有一些店铺关了门,似乎是开不下去了。

我去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阿联酋等国家,都去看过当地主要城市中的中国城,总的感觉是现在唐人街的居民越来越少,越来越冷清,像印度的中国城几乎都快空了。其原因是近年来的华人移民大都比较有钱,任性,都去富人区买House,生意也做大了,不是国际贸易就是高科技产业,用不着像老一代移民那样需要聚居在一起,离不开中国老乡和中国用品。而且新移民大都外语能力强,直接就能进入老外的圈子,当然就不必呆在唐人街了。

唐人街里大都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,就是各种社团组织,教会或者交流中心。最典型的是旧金山的唐人街,我跟朋友说,那几乎是教派、社团最集中的地方,虽然他们观点不一,甚至完全对立,但居然就能在那里和平共处,也算是超级奇葩了。像青红帮、竹联帮以及很多宗团团体等等,你插你的旗子,他搞他的活动,我弄我的总部,各搞各的事情,井水不犯河水,让人感觉匪夷所思。

卡尔加里华埠最气派的还是那个“山寨”天坛的建筑——卡城中华文化中心,这是卡尔加里华埠的标志。其正面的大庆广场应该是黑龙江大庆油田捐建的,但文化中心则是霍英东先生与很多人一起出资建的,因为进门一层就能看出“霍英东文化大堂”几个大字,墙上布满众多捐赠者的名字。这个中心是1992年建成的,已经20多年了,看起来仍然非常新。实际上,整个卡尔加里华埠与其他地方的中国城不一样的就是“新”,看不到什么老建筑,也不像有的地方的唐人街已经破破烂烂,老旧不堪。

这个文化中心地上三层、地下一层,三楼的很多设施都空闲着。平时人也不多,只有举办相关活动,比如迎春晚会、文化交流、艺术展览时,才会显得热热闹闹、人声鼎沸。

毕竟,唐人街是华人文化集中展示的地方,以前外国人想知道中国文化什么样,中国美食、装饰什么样,那就要去唐人街看看,现在他们可以直达到中国旅游观光,就不一定非要逛唐人街了。虽然现在唐人街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,华人移民的生活也不用都依赖唐人街,但久居国外的华人偶尔也会来看看,在这里感受一下中国的味道,排遣一下自己的乡愁。

(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,作家)

【往事如烟】

□王佐良

很多人都有搬家的经历,在过去的年代里,搬家总是一种很好的期待,人们用乔迁新居来形容搬家,那意味着宽敞明亮的新房子,意味着吉祥、幸福。搬家,是生活中美好的记忆。从小到大,我也经历过几次搬家,感受之深,可以说终生难忘。

我在老家刚刚上完小学二年级,一天,父亲突然从上海赶来,说要接我和哥哥到上海去。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?听说那里有马路和汽车,还有高楼大厦,可马路、汽车是什么呢?高楼大厦是什么样子呢?我心中充满了疑惑和好奇。随着火车车轮有节奏的响动,我的心也起伏不定,看着经过的田野、村庄和城市,脑子里闪过稀奇古怪的念头。我们在西站下车,乘公共汽车,然后走进一条小石块铺成的狭窄的弄堂,两边是高高低低的房子,房子之间拉着一根根的线,父亲说,那是电线。可我不知道什么是电线。

到家了,顺着狭窄的木楼梯上楼,父亲打开门,一个很小的房间,只能放一张床和一个小方桌,母亲在等我们。我差点儿哇的一声哭出来。可是,让我

搬家的故事

哭的日子还在后头。夜里我被身上的奇痒弄醒了,觉得有什么小虫子在身上爬,还咬我,父亲说,是臭虫。其实我不知道,那个年代,大城市里各种害虫肆虐,司空见惯。第二天,我看见窗外的不远处,人们在倒垃圾,刷马桶,都在一条臭得不能再臭的小黑沟边……夜里,我偷偷地哭着喊奶奶,我盼望奶奶赶快把我和哥哥接回去,离开这个地狱,回到我清清的小河边、青石板街道……

通过考试,我被古北路第三小学录取了,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学校,后来才知道,那是苏联援建的。进校园有一条大马路通到一栋很大的红色三层楼房,路一边是一个巨大的足球场,另一边是两个篮球场。楼房里有宽敞的教室,整齐的课桌,只是同学太陌生了,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,但我知道,他们都是苏北人,和我住在同一个棚户区。上海,我的第一印象:棚户区,臭水沟,臭虫,还有苏北人,苏联人建设的小学。

我在那里上完了三年级,父亲说我们又要搬家了。我们搬过去的新家仍然在棚户区,条件稍稍好一点,没有臭虫了!

我可以安心心地学习了。我的功课得到老师表扬,可毛笔字怎么也写不好。晚上,我就坐在小矮凳上,在小方凳上铺开练习本,专心地研墨、练习,父亲在一边看着。我一遍一遍地写,盼望老师能在上面画一个红圈。终于,一天我打开发的练习本,老师在“少”字和“乙”字上各画了一个红圈!后来我上中学了,仍然住在棚户区。这是那些建国后从外地到上海打工的父辈们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处。他们蜗居于破旧不堪的屋子、难堪的环境,在工厂创造着全国一流的生产力和价值,他们的所得却仅以养家糊口!

动乱的风暴袭来,我也加入大串连,两个月以后等我回到家,竟然看见锁着门!我有些慌乱,邻居的大婶冲我喊:你家里搬家啦——我拿着她给我的地址,从长宁区跑到普陀区,找到了我的新家。我愣住了,这是一座六层楼房,整洁明亮,楼前还有小花园,外面是整齐的马路——这就是所谓公房,就是政府分配的住房。家里有煤气,我再也不用生煤炉了,有自来水,我再也不用每天过马路去抬水了,家里有抽水马桶、浴盆……

美中不足的是和邻居合用。在那个动乱年代,为此免不了生出龃龉。但是,相比那个棚户区的家已是天壤之别,那八个平方米曾住着我们一家七个人!

我插队了,有两个春节我没有回家,等我回家的时候,家里来信说又搬家了,搬到了第一个工人新村曹阳一村。那是一个花园式的新村,一栋栋浅黄色的三层楼房依河而建,周围百货商店、邮局、诊所、电影院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。真好啊!但那个已经不属于我,我的归宿注定在上海之外。

后来我和爱人结了婚,到了山东,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,我们买了山坡上有暖气的新房子,之前我们住的房子都没有暖气。新房子有130平方米,透过巨大的窗子,可以看青山黛影,还能欣赏日落千佛的美景。新居给人带来的,不仅是舒适的生活,更有新的感受和灵感,爱人写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,我也翻译了一些作品,获得了全国的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。

回顾搬家的经历,我深感国家进步来之不易,今天的幸福多么值得好好珍惜啊。

(本文作者为翻译家)